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民主社会主义” 思想体系批判

[苏]B·A·尼基京 著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批判

〔苏〕B·A·尼基京 著

常 玢 崔建设 马吉霞 译

张达楠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В. А. Никитин
Критика Идеологии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
Москва «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1978.

根据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民主社会主义” 思想体系批判

(苏) В.А.尼基京 著
常 玢 崔建设 马吉霞 译
张达楠 校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4.25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00,000 册数: 4,000
统一书号: 11011.123 定价: 0.70元
内 部 发 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2085/14

译者的话

作者B·A·尼基京，哲学副博士，副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演变》（莫斯科1975年）、《对改良主义若干社会学理论的批判》（莫斯科1975年）等，1980年他曾在《科学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过专题学术报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观念的思想政治危机》。

本书由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推荐，经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审定出版。在这本书中，作者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根源、阶级实质及其演变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法，书中涉及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演变，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预测，在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出现的新趋势，以及改良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联系等问题，过去或者没有“得到透彻说明”，或者“很少有人研究”。与苏联过去出版的此类书籍相比，这本书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它从联系和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实质和内容，评价了各主要社会民主党对内对外政策的新因素，揭示了当代社会民主运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本书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代表思想，对于我们了解苏联对各社会民主党的评价，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理论根源	7
第二章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 阶级实质	22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演变及其在国际 紧张局势缓和条件下的新倾向	35
第四章 “民主社会主义”和人类的未来	55
第五章 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共主义	83
第六章 工人运动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统一问题和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103
代结束语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批判与在争取和 平、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中工人运动统一行 动的几个问题	118

前 言

“问题只能是 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弗·伊·列宁

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种过渡的具体期限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取决于他们组织和团结的程度，取决于整个民主反帝力量的团结。有鉴于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就企图向劳动人民灌输有关社会发展的途径和前景的荒谬论点，并使其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概念联系起来。

今天，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尖锐。正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缓和决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世界政治中的积极进展与缓和，为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56页。

件。但是，另一方面，两大体系的思想对抗变得更加激烈了，帝国主义的宣传变得更加巧妙了。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和折衷。在这方面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要进行积极有效而又有说服力的宣传工作，要及时反击敌对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①。

这些要求也完全适用于对整个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右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或社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通常指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右翼首领和思想家们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在苏共中央向党的二十五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必须“坚决回击外国思想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列·伊·勃列日涅夫说：“无疑，科学共产主义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是根本谈不上的”^②。苏共中央《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决议又一次指出，必须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理论、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继续进行有力的批判。^③

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当时，右翼社会民主党首领和理论家们完全站到了赤裸裸的改良主义和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而社会民主党右翼，正如苏共党纲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并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来同科学社会主义相抗衡”^④。从此，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就一直没有改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76年版第33、74页。

② 同上书第73、32页。

③ 见《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苏共中央1977年1月31日决议》莫斯科1977年版第29页。

④ 《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1976年版第55页。

变。右翼社会党人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政治支柱，成了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物。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影响日益扩大。科技革命和一系列其他因素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日益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着物质先决条件。国家垄断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垄断集团权力的扩大，使垄断集团上层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这样，社会民主党就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反对垄断集团，保护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要么对此置之不理而转到公开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显然，这一切不能不对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内容产生影响。用列宁的话说，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在于，它总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①。

有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活动的各个国家，其统治集团尽量利用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中的保守方面，以此阻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进程，巩固和改进这些国家现存的国家垄断秩序，干扰发展中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组织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革命民主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赞成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同社会民主党派和人士进行合作。因此，他们非常注意研究当代社会民主党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和思想动态。批判地研究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揭示新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一任务，就不能顺利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胜利的斗争。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7页。

苏联学者以列宁的著作、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所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原则为依据，在对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下列学者，如С·И·波波夫、Е·Д·莫德任斯卡娅、Х·Н·莫姆江、В·М·西科尔斯基、Э·亨利、С·С·萨雷切夫、Г·С·索戈莫尼扬、А·Е·鲍文、В·Г·瓦辛、И·М·克里沃古兹、В·А·卡恰诺夫、В·С·舒姆斯基、Ю·Н·索洛杜欣、В·С·库季诺夫、Р·П·费奥多罗夫、В·Я·施魏策尔、Н·Г·西比列夫、А·С·切尔尼亚耶夫、В·В·米采夫、А·В·韦贝尔以及其他许多学者，他们的著作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他们分析了这种思想体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逻辑方法论根源以及它的表现方式，揭露了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其右翼首领和理论家们假反资本主义、真反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他们证明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寻找人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是站不住脚的。有些著作详细地研究了社会民主党的演变情况，揭示了社会民主党内部派系林立并且互有矛盾，考察了社会民主党新的形式、特点和趋势，指出了在现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然而，不能认为对当代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批判已大功告成。问题不仅在于，批判的对象是形形色色观点和思想的极其复杂的体系。正如苏联的著名学者 С·И·波波夫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当代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的传统，而且它同时还处在不断变化并适应社会生活瞬息万变的状态之中。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不具备科学概念的严谨性，在涉及当代大量尖锐迫切的现实问题时，它总是以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我们时代的革命进程和新现象。①

本书主要是分析现代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和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众所周知，“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发明”。“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得到运用，当时，它代表法国的路易·勃朗和德国的斐迪南·拉萨尔所鼓吹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从那时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就遭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批判。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包含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涵义。后来，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活动家的著作中，“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开始被用来标榜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抉择的这个“功劳”，属于一切都从“民主还是专政”这一臭名昭著的公式出发的考茨基。

列宁当时就对这一公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予以无可辩驳的批判。在四十年代末期以前，右翼社会民主党首领和理论家们一直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掩饰起来，但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便宣布“民主社会主义”为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思想体系，延续至今。本书试图对涉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某些已经被人们阐述过但仍没有得到透彻说明的问题以及很少有人研究的观点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演变；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预测；在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出现的新趋势，以及改良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反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在思想上的联系。

这本专著的目的在于揭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反科

① 见C·H·波波夫：《社会改良主义：理论与实践》莫斯科1971年版第56页。

学实质，同时展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指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乃是对反对现代帝国主义斗争的某些具体条件作出估计的一种因素。^①

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正在进行着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右翼首领和理论家们为代表的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路线；另一条是以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路线，他们是由那些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对保守主义不满的工人、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所组成。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这种分化的发展，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危机不断加深。在世界力量对比总的来说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在劳动群众在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要求以及对争取和平和进步的要求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如何分析这些趋势已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当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些队伍的政治理论和活动中的积极变化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体现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们的理论中的主要思想基础仍然保留着机会主义、反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性质。

因此，作者想在这本书中说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批判、揭露和克服社会民主党反人民、反共主义的理论，是争取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统一的重要条件。

^① 要想在一本书里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进行批判分析，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着重分析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上半期某些西欧国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在积极探索“民主社会主义”问题。

第一章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体系的思想理论根源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通常被它的炮制者吹嘘为人类社会思想的最高成就。按照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吸收日常生活各种表现及其精神反映的开放性理论”^①。

然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始终是各种迁就当时环境和迎合公众口味的不科学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的折衷主义混合物。它的发展始终同资产阶级和其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流派密切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十分强大,象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批评指出的,有时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观念或思想竟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因此,分析“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理论根源并揭露其思想寄生性,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任务和必要前提。

众所周知,社会党国际的大多数成员党借口把社会民主党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狭隘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接受了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②

① 西德《新社会》杂志1972年第5期第359页。

② 见西德《前进》周刊1973年1月18日第2页。

然而，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一词实际上并没有从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消失。从六十年代末到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有时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可完全忽视的现代生活的‘精神’反映之一，看作是对现实进行分析的方法之一，似乎这种分析方法‘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帮助用正确的手段解决正当的冲突’^①。然而，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这种“演变”没有带来什么根本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依然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理论的方法论基础。^②

为了创造一种据说能够反映“现时代有关人的全部问题”的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竭力把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原则拼凑到自己的学说中来，如基督教人道主义、批判的纯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黑格尔历史哲学、伯恩斯坦思想、社会现象学、社会批判理论等等^③。他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照例是用修正主义观点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解释，把它“列入”“民主社会主义”之中。

甚至只要把第二国际的纲领及其首领和理论家们的著作同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文献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著作进行粗略的对照，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几乎完全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所谓“古典修正主义”思想的直接再现。众所周知，这种思想并不是修正主义分子自己的独创，正如列宁所说的，它是“内脏腐烂了的自由

① 见西德《新社会》杂志1972年第5期第359页，1975年第2期第103页，《时代》周刊1973年9月14日。

② 详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反共主义》一章。

③ 见西德《新社会》杂志1972年第5期第361—362页，第11期第359页，奥地利《前途》杂志1976年第1—2期第35—38页。

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①的结果，即这种思想不是别的，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词句掩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概念。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们还从“古典修正主义”那里借用了渊源于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概念。根据这种思想，他们宣扬说，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伦理学的论证，因为社会主义的属性似乎是每个人天赋的属性，而不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是臭名昭著的“道德绝对命令”，是“对人仁爱”，不管他是做什么的；社会主义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物。归根结底，这种思想是伯恩施坦“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口号的“民主社会主义”变种。

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世界观中立”原则也是来自早期修正主义。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从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理论变成局部的社会学概念，爱·伯恩施坦早就提出了“政党没有世界观”的思想，而他在第二国际的同伙则大谈社会主义同其他学说，其中包括同宗教结合的可能性。如艾·王德威尔得在本世纪初曾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挠同时成为上帝的基督教徒和人间的社会党人。”^②

“民主社会主义”首领和思想家们按照伯恩施坦关于政党关心的应当是实际事务而不是世界观这个众所周知的论点，不厌其烦地重复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序文中的一段话：“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需要立场严格划一的国际运动。不管社会党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或在其他前提基础上的社会分析来确定自己的信仰，还是以宗教的或人道主义的理由来确定自己的信仰，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39页。

② 艾·王德威尔得：《社会考察》彼得堡1906年版第103页。

他们都向往一个目标。”^①

伯恩施坦在自己的一些著作（《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经济生活形式的发展》等）中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似乎马克思的理论对它已不再适用了。伯恩施坦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确定自己的策略，使其适应并寄希望于行将到来的社会大崩溃”^②。为了说明自己立场的正确，伯恩施坦断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集中，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阶级矛盾、危机和社会革命加深等理论并没有得到证实。伯恩施坦甚至还说什么，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新制度的“萌芽”和“成分”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得到发展。他把股份公司、变得复杂的城市经济、合作制等看作是这种萌芽和成分。因此，伯恩施坦号召“为争取国家改良而斗争，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③。

正如马克思主义批判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伯恩施坦上述结论的依据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粗暴的形而上学的解释。马克思曾指出，“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④，而在一定条件下因受阶级斗争、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也不排除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伯恩施坦无视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已不起作用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结论。

① 引自《世界社会主义之声》柏林—汉诺威1958年版第297—298页。

② 同上书第342页。

③ 见H·伊里巴赞科夫：《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莫斯科1962年版第3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7页。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鲁·希法亭以及其他鼓吹所谓“经济民主”理论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沿袭和完善了伯恩施坦的上述思想。希法亭和他的同事们硬说，资本主义已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变成了“用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的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们提出实现“经济民主”的口号是“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后者的实质在于“建立经济会议制度，实现工人在与工会的密切合作中参与组织经济的权利”^①。按照“经济民主”理论炮制者的意见，通过这种“参与”，就能实现使生产转到工人手中，不需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就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使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

“这些发明”全都包括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及其修正主义前辈硬说，战后，资本主义已“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十九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似乎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它的基本特点是“组织性”。实现劳动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在右翼社会民主党思想家看来，是最重要的发展手段之一。

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根据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调和的理论，转到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帝国主义政府一边，而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则反对共产国际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奉行“社会伙伴关系”理论（现在称之为阶级调和的理论），也逐渐滑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例如，以色列“工人党”的政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个党的首领们曾以自己沙文主义的侵略行为而“著称于世”。

^① 见B·亚戈夫：《第二国际主要政党的纲领和党章》莫斯科1929年版第18—32页。